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圣派翠克节大游行

【明慧网】2017 年 3 月 19 日，由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组成的法轮大法队伍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第三十届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大游行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据媒体报道，游行当天的观众达 50 万，参加大游行的游行队伍有五千人，法轮大法代表队是唯一一支被邀请的主要由华人组成的代表队。加拿大广播电视台 CTV 和加拿大电视台 CBC 等众多媒体，都在现场对全国观众进行现场直播。

游行路上，法轮大法代

表队所经之处，掌声和叫好声不断；很多华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后踊跃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国际人士明白真相后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罪行，并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将迫害元凶江泽民送上审判台。

一位姓徐的年轻男士告诉法轮功学员说：“共产党太坏了，在中国人们没有言论自由，中共还封锁网络，不让人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且，入那个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一点用也没有，还要



受中共的管制，所以我在有一次去太古广场购物时，法轮功学员劝我三退时，我就退掉了团、队。”

从大陆上海市来加拿大旅游的一家三口人，当听完法轮功学员讲解法轮功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真相后，都高高兴兴地同意三退。其中夫妇二人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儿子声明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组织。◇

遭十余年迫害 内蒙古包斯琴高娃起诉江泽民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保康镇法轮功学员包斯琴高娃，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四学生期间，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开除学籍，遭图牧吉劳教所劳教迫害，二零一零年回家时，腿不能正常走路，身体极度虚弱。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包斯琴高娃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包斯琴高娃，今年四十岁，未婚，做平面设计工作。高娃从二十一岁开始被迫害，因是少数民族，有学历，一直是被中共“转化”迫害的重点。下面是包斯琴高娃在《刑事控告书》叙述的部份内容。

一、为大法鸣冤进京上访失去学业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几位同学同修踏上了去北京鸣冤之路。我和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上左顾右盼地找人，这时过来一名警察，问我们是不是炼

法轮功的，被押上了一个公安的面包车。带到了个北京的某派出所。

第二天，我便被带回了哈市黑龙江大学，被学校开除，于当天中午，学校派出六名人员开一辆面包车把我直接送回家乡保康派出所。当时我正上大四。

二、第一次被劳教迫害，丧失劳动能力

二零零四年正月十六，我被绑架到看守所，第二天我便被送往图牧吉劳教所。当时，我被分在二中队迫害，二中队都是属于老弱病残的。一中队的法轮功学员被看管的非常厉害，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绝那些警察的无理命令而被铐在床上被电击两个多小时，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二十四个小时有人跟着，法轮功学员说的任何话都是普教汇报队长的材料。

那时的图牧吉劳教所还没有统一服装，被送进去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头发剪的短短，多漂亮的人进去，

几天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上厕所排着队，打饭排着队，每天总能听到队长的谩骂声。

二零零四年七月四日晚，我站出来制止警察无辜殴打其他法轮功学员而被殴打。姓刘的队警拽着姓刘的法轮功学员往外拖，我们这位同修已经被迫害的手指残废，我就上前跟刘队长好言相劝。姓刘的警察一下掉转矛头指向了我，向我吼道：你算什么东西，哪有你说话的份。恶警发了疯似的拽着我的头发往出拖我，把我的头按倒在地上砸。

后来，还来了一个男护卫队的，和值班干事，他们三个人把我拉到前边没有人的房子，往我头部用臂力猛打数次，扇耳光数次。

那天我被打后三天不能自己起床，因为脖子不能动，都是别人把我扶起来的，鞋都是别人帮着穿的，头发也是别人帮着洗的，被打第二天还在别人搀扶下被迫跟着（转下页）

(接上页)出工,当时我所在中队的主管队长说我:你也太不禁打了。他们认为打我是最轻的,只是打了头部,没上绳,没吊起来,没上电棍等,没想到还打坏了。

二零零四年十月五日,在“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会上,我站出来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拖出会场,后被送进“转化班”,几天后拉到医院单独关押迫害。从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医院在这里不是救人的,而是害人的。第一次是三天没让我睡觉,后来是五天没睡觉,罚站,彻夜轮番攻击,采取车轮战,还有所里来人谈话,恐吓,拖拽我,脚肿的鞋穿不进去,一次深夜给我罚站,因为长时间不让睡觉,我实在太困了,我站着站着睡着了,随即我失去知觉倒了下去……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我结束第一次劳教迫害。

三、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零年再次被图牧吉劳教所迫害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日上午,被迫流离失所的我,在吉林市租住的小平房内,被保康公安及通辽市公安局的警察绑架。我从吉林市被劫持到保康看守所被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被绑架到图牧吉劳教所,于二零一零年六月才被释放。

我走进劳教所的第一句话就是喊:“法轮大法好”。喊完马上警察们就上来了,劳教所大队长一把手也来了,告诉我:你再喊,我们有的是办法处理你。

我被关进图牧吉劳教所的第二天又被送到劳教所医院,由于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就在医院被“转化”迫害过,所以很清楚这里的情况。在医院的门口下车时,我拒绝下车,当时一男警察拖拽我至二楼,在此期间,我大声呼喊“停止迫害法轮功”,开车的司机(临时工)就用皮鞋猛踢我三脚,最后一脚踢在我的下颌处,当时流了很多血,一个中队长一直在场,还有两个女普教。

我被拖到二楼后,这次转化我的主要打手们来了,我一看还是第一次我在劳教所时迫害我的那些人。我坚定的

告诉她们:既然我来了,这次我就是洗刷我的污点来了!之后便是长达一个月的强制“转化”期。期间我遭受了灌食、罚站(长时间罚站使得脚肿得象馒头)、扇耳光,彻夜不让睡觉、人身攻击等迫害,警察还威胁要把我送到别的监狱。从劳教所里也下来了很多女警察来“转化”我,加起来先后有二十余人参与。由于无人过问我的伤情,我的下颌的伤口没有及时缝合,下颌处已留下了明显的疤痕。在我绝食第四天的时候,我精神状态还很好的情况下被灌食,被几个人按倒在地,从鼻子里插管,当时劳教所教导员说,如果继续绝食管就一直插着。我真切的看到灌食就是变相的折磨,哪里是为了挽救生命!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期间,我被带到女子劳教所四楼,同时被单独带上去的还有四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每个法轮功学员有两个临时叫来的普教和两个警察看管,警察都是要承包“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此次我仍受罚站不让睡觉,扇耳光辱骂等等,只是不让睡觉和罚站的时间更长,一次连续罚站三十六个小时,两宿一个白天!那个三十六个小时,我是在一分钟一分钟中挨过的。扇耳光是用苍蝇拍子打,导致面部脱皮。当时,警察把两个普教调出去,她俩见没人了就同时打我的脸,我被迫害得心脏病发作,才停止毒打下去。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吃午饭时,一中队尹主管队长突然要求我出来站队,她不由分说上前揪住我的头发往外拽,并且命令两个普教把我抬下楼去。我要求与大队长贾梅谈话。由于事情没解决,我两天没吃饭,尹在此间一直挑衅说“有能耐永远别吃,我就拿你做个实验,看人不吃饭能顶几天,我跟贾梅说了你的情况,贾队长说了,不吃饭给你加期,把你送小号去。”这样我绝食七天,没有一个队长过问,都躲得远远的。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饭后,仍然要我站队,并在饭厅一楼处大打出手,猛扇我耳光数十次。并

将我抬至二楼,扬言如昏过去用针扎就过来了,在二楼用皮鞋猛踢踹我左腿大腿处三下。在酷刑折磨时,怕我喊嘴里还被塞脏拖布上拽下的布条。几名恶人还同时按住我,强行剪掉我的头发。此次被毒打折磨,造成我双眼充血,面部红肿,左腿大腿部位大面积青紫,一个月不能翻身睡觉。这次迫害期间,每到吃饭点就开始拖拽我,要么拖,要么抬下去。究竟拖抬了几次,我现在也记不得了。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被再次单独关进四楼实施强行“转化”。这次“转化”迫害是从九月末开始的,针对被关押在图牧吉劳教所的所有法轮功学员。每次“转化”迫害的前期是以体罚为主,后期“转化”以干扰邪悟为主,我此次遇到的是后者。图牧吉劳教所从外地请来了多名犹太(自称是法轮功学员),还有所谓的专家试图扰乱我们的正信,由于未能“转化”我,他们又把我放回所谓的中队。

我由于长年高压,精神紧张的生活导致心脏功能非常微弱,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能快走路,只能小心翼翼地走路,不能听嘈杂的声音,不能大声说话,几乎丧失劳动能力,洗随身衣物都是很吃力的事。

我严重的心脏状况也是我在那里一直没受到电棍迫害的重要原因。

四、长期没有身份证,被限制自由

一九九九年我回家以来,长期没有身份证,身份证被扣押,直到二零一三年一月才要回身份证。

期间还出行受限制,二零零零年的时候,我二姨在黑龙江开的饭店,需要人看管,由于我当时被开除没有工作,所以我母亲决定我们一家三口去我二姨那,就在要出发的那天晚上旗里派人来了,说什么不让我们走出保康,这样我们就没去成。我去架玛吐工作也被人用流氓撵回了家。

有一次坐火车去通辽,碰上当时的政法委负责人,看到我出行还非常不悦,并说我没有许可怎么离开保康了呢?!(有删减,请登录明慧网看原文)